



神秘的箱子

SHENMI DE
XIANGZI

毛志成

责任编辑：白嘉荟

神秘的箱子

毛志成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173,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00册

书号10111·1258 定价0.54元

引 子

一九七四年，暑假末的一天。

美丽的运河滩上，一群孩子围在一起，跳着，叫着，在等着看一件有趣的事。

西垂的太阳，好象也被这件事吸引了。它落得很慢，并尽力把初秋田野、蓝莹莹的燕山、悠悠的运河镀上一层金光。那意思似乎在说：别磨蹭啦！快让我看看这件事的最后结局……

什么事竟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

原来，有三个孩子在比眼睛。比眼睛，当然就是比谁看得远，看得清。

说到这儿，有的小读者就会说：“这是我们常搞的把戏，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你这故事没意思，没意思……”

嘿，这一场比眼睛可有点特殊性呢！

首先，请看看这三个竞赛者：

一个挎着望远镜。而且，这只望远镜不是从儿童玩具商店里买来的那种哄光屁股小孩儿的假玩艺儿，而是解放军打仗用的真家伙。你想，在今天的比赛中，这望远镜的主人该是多么神气！今天，他的目的就是耍弄一下他的望远镜！

另一个竞赛者，就只好专靠把自己的眼睛睁得大些更大些了。

第三个竞赛者呢，不仅没有望远镜，简直连一双普通的、正常的眼睛也没有。他是个近视眼，眼睛上还戴着眼镜儿！

这么三个人，都说自己的“眼睛”好，因为互不服气而闹到要进行比赛，你说有趣不？

这三个竞赛者已经“拉了钩儿”。“拉钩儿”就是彼此把小拇指拉在一起，赌咒发誓：赢了受赏，输了认罚，绝不要赖。他们三个人约好的赏罚条件也很特别：不是用手指弹输者的脑门儿，也不是要输的当众学狗叫，而是由输的人当“牛”，驮着赢的人“游街示众”！

怎么样？这场比眼睛还是值得一看吧？

可是，讲故事的人就得有个慢性子。一图快，就把故事讲糙啦。糙东西，嚼着就没味儿啦。就说这场比眼睛吧，从发起到进行，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呢！

一 罗小彪和他的“参谋长”

你看那个胸前挂着望远镜、比别人都神气的孩子，叫罗小彪，今年十一岁，是柳镇小学的学生。

柳镇，是运河岸边一个小镇。刚才提到的那些在运河滩上玩着比眼睛游戏的孩子，都是柳镇的小公民。

让我们接着来说罗小彪。

罗小彪四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儿，他的伙伴们已经记不清了。记不清，就说明他那时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不是小英雄，也不是小坏……。若是现在，镇上的大人孩子，谁不熟悉罗小彪呢！人们提到罗小彪的时候，名字前面已经有一串头衔儿啦：

“瞧，那就是新夺权的副镇长霍淑花的儿子！”

“瞧，这就是××厂新上任的罗厂长的儿子！”

“嘿，听说，县上有一个专管‘批孔老二’的大官儿，姓胡，是罗小彪的干爹……”

“镇上的武斗专家‘镇河西’是罗小彪的师父……”

“哦，孩子，你年岁小，我实在无法向你说明白。总之你记住一条儿就行了——那种坏人撒着疯地整好人的事，再也不许重演了！”

聪明的小读者，你一定对罗小彪的妈妈——霍淑花嘴里高喊的“造反”、“夺权”，猜出几分意思了吧？就是对霍淑花是个什么人，也有几分明白了吧？

罗小彪虽然不完全象他的妈妈，但是——

妈妈，毕竟是人生中第一个老师和领路人啊！罗小彪从他妈妈那里学了什么呢？

他已经从他妈妈那里学会了向别人进行训话的姿势和口气：一手插着腰，一只手在空中乱挥，满口左一个“阶级”，右一个“路线”，好神气呢！就是在放学以后，孩子们跑到镇外河滩上做游戏，玩“夺阵地”，罗小彪也必须当指挥官。他让别人当“兵”，冲啊杀啊地跑喊，而他则往高坡儿上一站，拉着长声儿喊：“我——命——令……”

有人要是不选他当班长，或是做游戏时不服气他当指挥官，他就腾腾几步抢到你的跟前，用手指住你的鼻子，厉声地问：

“你什么出身？好，我向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妈是镇长，我爸爸是局长，我干爹姓胡，县里专管批判

孔老二的大官儿！我家出身十代贫农，我爷爷是革命烈士！”或者问：

“你家长是不是我妈这派的？”

如果这些话还不能使对方服气，他就向你扔出最厉害的一颗“原子弹”：

“提一个人儿你认识吧？告诉你——管民兵的‘镇河西’，是我表叔！看见没有，这望远镜就是他送给我的！睁眼瞧瞧——真正军用品！”

提起“镇河西”，一些胆儿小的孩子确实会吓得吐舌头。罗小彪讲的“望远镜是‘镇河西’送的”，确是没有撒谎。几年前，“镇河西”曾领着一伙“造反派”，冲进附近解放军驻地，硬说解放军的营房里窝藏了走资派吴伯坚——原来的老镇长。离开的时候，顺手抄走了十几顶钢盔。“镇河西”本人，也乘人不备，把一位首长的望远镜揣了出来。后来，他见罗小彪做游戏时，总爱充当大官儿，就把这望远镜送给了他。并把嘴贴在罗小彪耳朵上小声儿说：“告诉你妈，别‘结合’成了官儿，就忘了一块儿造反的战友！好歹也给我弄个差事干。别忘了，她是怎么一步登天的，我全知道！”

罗小彪不服气地说：“我妈当镇长，是因为我家出

号儿：“楚快腿儿”。

楚三立认为罗小彪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小彪是全镇最大的造反派霍副镇长的儿子。出于对霍副镇长的尊敬，不仅和她的儿子成了朋友，而且，经霍副镇长一开导：“不要听你爹那死脑筋的话——总对你大伯楚进财闹分裂！你大伯旧社会讨过饭！谁不知道是运河滩上有名的叫花头儿！拿党的阶级政策一对照，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活活是个无产阶级！根儿还是红的嘛！过去那档子事，最多不过是受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你家和他，都是穷人出身、阶级兄弟嘛！要讲阶级感情！”

楚三立虽然一开始转不过弯儿，但继而一想：出身好，犯错误是属于好人办坏事；只有出身坏的人一举一动才是坏人搞破坏……，书上明明写的很清楚，我怎么就忘了？慢慢地，也就对大伯好起来。特别是“评法批儒”以来，楚进财因为能讲几箩几筐的古书古事，成了霍副镇长离不开的随身顾问，楚三立甚至尊敬起自己大伯来了。

以上，都是几年往事的回忆了。也就是说，都发生在“比眼睛”这件事之前，跟“比眼睛”没什么关系。

亲爱的小读者，还是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吧！故

二 “军机大事”

罗小彪来到楚三立家，要商量什么大事呢？

楚三立自己住着一间小屋，这是他的父母专门为他提供的“书房”——专供读书的屋子。不过，楚三立虽然是拥有几百本书的“藏书家”，但几乎都是小人书。

罗小彪闪进楚三立的“书房”，真象要研究什么机密大事那样，转身把屋门反插上。然后对着他们的“口令”：

“千万不要忘记——”罗小彪说半句。

“阶级斗争。”楚三立在被窝里接了半句，猛地踢开被子，坐起身问，“什么事？”

“军机大事！快！”

罗小彪向楚三立透露了一件事：昨天，罗小彪的妈妈——那个眼睛很凶的四十岁奇胖女人，在家里狠狠地骂了罗小彪一顿：

“一天到晚就会玩儿！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早

就参加革命啦！站岗、放哨、抓坏人、打地主……，可你，屁也不懂！”

罗小彪首先为自己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妈妈而自豪，同时呢，也因为妈妈看不起自己这“好接班人”而不服气。

提到罗小彪的妈妈，这可不是简单的人：她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十几年前，罗小彪的妈妈霍淑花，是镇上一个叫做“四海春”饭馆儿的胖厨师。霍淑花提到这段儿事的时候，总是对罗小彪说：“你看走资派有多坏！专门儿打击革命的人！你想，象妈妈这样一个人：出身十代贫农，你爷爷又是烈士，我从小讨饭，身上有好几十块儿被地主的狗咬的伤疤……。怎么样？那死不了的走资派吴伯坚，就是那个老镇长，他不说让妈妈当个领导干部什么的，却让妈妈当个伺候人的臭厨子！不革他的命行吗？”

罗小彪从记事起，就恨透了走资派！

提到老镇长吴伯坚，霍淑花的话就多起来：

“对敌人，不狠真是不成！就说这吴伯坚吧，当年你‘镇河西’叔叔差点把他打死！皮鞭子蘸着水，足足抽了他一夜！按说，他应该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吧？真

是狗改不了吃屎！你看，他恢复工作以来，多狂！恨不得一天就把妈妈挤掉！处处和我唱对台戏！你说西，他偏说东！我想往镇上调两个人儿，做我的助手。一个是楚进财，我想让他当‘评法批儒办公室’顾问。我这个人就讲出身。楚进财他爹是洋车夫，无产阶级！楚进财小时候是运河滩上有名的叫花头儿，要论全镇的‘古书篓子’，他排头一号！连孔老二他娘生他时才十六岁，没领结婚证儿，不合法；连武则天是鸟儿变的，有一次还让牡丹花在冬天开，全知道！这么个难得的批儒人材，吴伯坚就是不要！我想推荐的另一个人材，就是你‘镇河西’叔叔，想让他代替李魁当民兵营长。你看你‘镇河西’叔叔革命性多强，斗争性多厉害！就说那回和河西生产队那伙子保皇派接火儿，多少人都吓得怯阵了！跑的跑，走的走，可人家‘镇河西’一个人躲在暗处，用瓦片儿打倒了五六个，保卫了我们新领导班子。可吴伯坚硬说他是流氓！最近，我还准备把全镇的红小兵组织起来，成立个‘红哨兵指挥部’，打算让你当这个指挥部的小司令，也是对你的一种锻炼嘛……”

罗小彪一听要当“司令”，高兴地跳起来。三寸多宽的红哨兵袖章往胳膊上一戴，不管闯入谁家，高喊

“你要想站住脚，就得创出成绩！照要害处捅他们一刀……”

“创什么成绩？看你给我这个差事——‘评法批儒运动办公室主任’！天天嚼文字儿，成得了什么大事？想不到，我一个当年拉队伍东冲西杀的人，现在坐在这儿磨屁股、磨嘴皮子！”

“哼，这正是你的目光短浅。当前，评法批儒，是国家大事。这里面，有文，也有武！”

“有武？”

“批，是文，揪出来，是什么？”

“可眼下，揪个人儿很不容易……”

“先拣脑袋软的捏！”

姓胡的翻了翻眼珠儿，又别有用心地问：

“那个冯云如，不就是柳镇中学原来的校长吗？吴伯坚这么看中他，很好，很好。正好把当年我们做半截儿的事做完……，他可是吴伯坚的柱子啊……”

“你是说，把他揪出来？”

姓胡的没有回答，却自言自语地说：

“……出身地主……美国留学……还不老实！”

“对，先除了他！”

“慢，做事不能离题。首先要用‘批儒’开头儿，

然后……”

“然后怎么样？”

姓胡的又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那张纸片儿，又开始自言自语地嘟哝开了：

“……红哨兵，儿童团，很有意思……，孩子们做的事，对了有功，错了无罪……，很有意思……。于维？于维是谁？”

“落后分子！外来的一个野小子！”已经气红了眼的罗小彪大喊着。

姓胡的翻了罗小彪一眼说：

“和你不合群儿的孩子，大概都不会太蠢……是啊，现在的革命青少年，头一条儿是眼尖，眼睛雪亮，看得远，看得真……好了，你玩儿去吧，我和你妈要谈些大事。”

罗小彪怀着对于维的嫉妒和不服气走出了家门。他耳边响着干爹的话：“……眼尖，眼睛雪亮，看得远，看得真……”想着想着，他心里烦乱得很。每当他遇到难办的事，脚就不自觉地向楚三立家移动。在这种时候，他比任何时候都尊重他的参谋长。

他在向楚三立家奔跑的路上，心怦怦地跳着，好象在喊：“司令……眼尖……司令……眼尖……”

性急的小读者会说：

“我猜出来了！罗小彪为什么要急着和别人比眼睛？原来就是要比出自己的眼尖——好当‘红哨兵’司令啊！”

亲爱的小读者，你是聪明的。但是，你只猜对了一半。

好，先听一听罗小彪进入楚三立家以后的事吧。了解了这些事，再到运河滩上去看“比眼睛”，那才有味儿！

三 两战两败

楚三立穿好了衣服，听着罗小彪的“军机大事”，坐在床沿儿上眨了半天眼睛。他也一时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想着想着，终于想起了书上的一句话，心头一亮，猛地一拍掌说：

“对！要发动群众……”

“什么？发动群众？”

罗小彪不以为然地问。楚三立从床上跳下地，象个真正的参谋长那样，背着手在地上踱来踱去，并用那种有风度的口吻开导着罗小彪：

“你要牢记，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

“别咬文嚼字儿啦！你就直说——”

“把我们的队伍集合起来！我先讲话，这叫统一思想！让大家都选你！”

罗小彪这才听出味儿来。不一会儿，他俩就分头

玩儿，便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就带着一伙子“兵”冲过去，把李国柱的草扯了一地。

李国柱气急了，他把草筐往地下一放，站起身看了看，没有理睬眼前这些罗小彪的“兵”，径直朝楚三立奔去，大骂着：

“楚快腿儿，你这孙子！”

接着便和楚三立扭打起来。

罗小彪站在远处用望远镜瞄着，一边儿给楚三立打气儿：

“三立！把‘镇河西’叔叔最近教你的几招儿，全给他用上！”

其他孩子围在一旁，分不清是在支持哪边儿，一个劲儿地喊叫：

“加油儿！加油儿！”

“看谁‘草鸡’哟！”

没想到，平日不声不响的李国柱儿，实际上是个摔跤健将。只见他来了个“黑狗钻裆”势，猛不防一头扎进楚三立两腿之间，然后，用小牛犊般的力气一直腰，把楚三立扔了个漂亮的“四脚朝天”。半天起不来。

在孩子们的一片哄笑声中，李国柱直奔罗小彪，一边跑，一边儿骂：

子和罗小彪打架，并且没有输，就放声哈哈大笑起来。若是正赶上刚喝过两口酒，就不自禁地用大手抚摸着儿子的小圆脑袋，半是醉意地说：

“好，好，不愧是我李魁的儿子！我专打‘镇河西’，你打‘镇河西’的徒弟，有种！”说完，又悄悄嘱咐儿子：“我这话，你可不要对咱们老镇长、老书记吴爷爷说，你要一说，他又该训叨我——‘简直是个活李逵，一点斗争策略性儿都不懂’。唉，我是让霍胖子、‘镇河西’这伙东西给气糊涂了……”

霍胖子，就是罗小彪的妈，专和吴爷爷——老镇长唱对台戏的新镇长。

过了几天，罗小彪又第二次败在李国柱的手里，是因为这样一件事：镇上来了一个倒卖私酒的投机倒把分子，预先向“镇河西”送了礼。“镇河西”便请示霍淑花，为这坏人开了一张“准卖证”儿。这坏人穿着一身解放军军衣，推一个小车儿，车上挂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拥军爱民”，由罗小彪、楚三立领着串胡同儿。

李国柱正好到副食商店去给爸爸打酒，碰上了这个售货车。罗小彪、楚三立神气活现地为这位“解放军叔叔”引路、守卫。这“解放军叔叔”掏出一张五元